



穆斯塔法·萨法日尼，阿拉法特的义子。曾做了10年巴勒斯坦驻华大使的他，今后要成为当代“阿里巴巴”

## 阿拉法特有个儿子在北京

■ 本刊特约记者 穆爽 本刊记者 刘海儿

**Summary:** Moustafa Saphariny, who fought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the late Palestinian leader Yasser Arafat, has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nearly 40 years, during which time he served as Palestine's ambassador to China for a decade. After retirement, he set up the China-Arab information Center which serves as a bridge of trade and commer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 world. In this interview, Saphariny tells his China story.

**“阿**拉法特有个干儿子，就在北京著名的高档公寓罗马花园里办公。”

12月初的一天，记者慕名而来。默念数遍后，才记住了他的名字——穆斯塔法·萨法日尼。“叫我老穆就好了。”一口京腔让记者差点忘了对面是一位来自遥远中东的老外。

今年56岁的老穆，一副典型的中东人长相，深眼窝，大络腮胡，厚嘴唇，和他办公室里悬挂的阿拉法特照片略有几分相像。老穆的办公室没有记者想象的豪华，桌子不大，一台老式电脑，最醒目的就是墙上那幅有阿拉法特亲笔签名的大照片，上面写着——“铁人，一定要手拉手、肩并肩，继续战斗，直到解放巴勒斯坦，直到建立巴勒斯坦独立国”。每每念起，老穆都会叹气，“义父走了，我要继续‘战斗’，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会献出一切。”

对于巴勒斯坦，对于生活了40年的中国，对于阿拉法特，老穆心中装满了故事……

### 义父叫我“铁人”

“您什么时候认识阿拉法特的？当

时巴勒斯坦的生活怎么样？”谈起巴勒斯坦，除了这个地名，记者的脑海里空空荡荡。老穆没有回答，皱了皱眉，点燃了一支烟。

“那里的样子很难描绘。从出生起，我一直在巴勒斯坦。但直到9年后，我才第一次了解我的祖国。”

1959年，一个阴云密布的冬日，萨法日尼和兄弟姐妹6人，一路跟在父亲身后，从约旦河西岸出发，步行前往耶路撒冷。“一路上很少看见汽车，道路坑坑洼洼，我们很害怕。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话音里浸透了哀伤，‘我们去见你的姐姐。她还住在1948年战争前，属于我们的那块土地。那是巴勒斯坦祖祖辈辈的家园。但现在那些地方都已变成禁地，不许我们去了。’”

小萨法日尼并不知道，他的祖国作为连接亚洲和非洲、红海与地中海

的唯一一块陆地，各种战争此起彼伏。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包括国际托管的耶路撒冷圣城西区。

父亲的话，深深刺痛了萨法日尼。1967年，年仅17岁的他参加了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英勇异常，屡建奇功。在黎巴嫩南方的游击队根据地，萨法日尼第一次见到了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当时很年轻，他微笑着问了我许多问题，我一一回答了，心里很紧张。”没想到阿拉法特对他赞许有加，还称赞说：“铁人，你真是铁人。”于是“铁人”这个名字就迅速在巴勒斯坦传开了。“当时游击队员为了维护被占领地区家人的安全，都用假名，‘铁人’就成了我的名字。直到今天，在巴勒斯坦，许多人知道‘铁人’，但不知道萨法日尼。”

从此以后，萨法日尼就和阿拉法特结下了不解之缘，两人经常见面，阿拉法特把非常喜欢的萨法日尼收为义子。“每当我给他写公函时，总是在落款处签上‘您的儿子萨法日尼’”。几十年来，巴勒斯坦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两人的父子情谊。“后来我来中国了，但每年都要回去看他老人家。阿拉法特临终前仍然对我说‘铁人，你是我的义子、儿子’。”

1968年，已成为戈兰高地前线敢死队排长的“铁人”，被义父叫到面前，他说：“我想让你去中国。”然而萨法日尼却很不情愿。

“为什么，您不愿来中国吗？”

“你知道我们穿的是中国制造的绿色军装，吃的罐头也是中国的。中国是世界的文明古国，我当然向往，但我更喜欢在前线，我希望为祖国而战。”

不久，萨法日尼第一次登上飞机，带着不愿割舍的前线情怀和对中国的遐想，降落在首都机场。“我走出机舱，立刻就听见翻译用阿拉伯语在喊：‘欢迎来自前线的战友们！’所有迎接我们的人都扑过来，给我们披上绿色棉大衣，戴上军帽。当时的气温在零度以下，但是热烈的场面就像一个暖暖的火炉。有一个人掏出名单点名，念

到我的名字时，我回答道：‘到！我就是‘铁人’——穆斯塔法·萨法日尼。’

于是，“铁人”被带到了长城脚下的昌平，开始在那里的学习生活。

### “我来中国比你早！”

“你们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萨法日尼边说边哼了起来，如今连记者都感觉陌生的旋律，这个外国人却唱得津津有味，他为此还得意：“我来中国比你早！”

萨法日尼承认，刚到北京时自己“心不在焉”，他还想回国上前线。1970年夏季，20岁的萨法日尼被正式任命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代表处副主任，在外人眼里很是风光。

萨法日尼却一点也不享受这种“风光”。他当时的办公地点位于如今北京的黄金地带——三里屯地区。然而，那时萨法日尼却称它是“北京郊区”，周围都是果园和农田。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才待了六个月就熬不住了，“很寂寞，语言不通，每天跑步时想和路边的人打招呼，他们都躲着我，指指点点的。”

寂寞的萨法日尼，却因为一次外交宴会，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见到了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几乎听不懂中

文的他，在周总理的引导下，进入北京大学，成为这里第一个学习中文的巴勒斯坦人。“大教室里，就我一个学生，老师很头痛，他只会英语，而我的英文和中文同样糟糕。我们经常相对无言，老师不知该怎么教我。”即便如此，萨法日尼仍乐此不疲。他借来译员的自行车，每天骑车一两个小时，从三里屯赶到北大上课。

“您对中文这么感兴趣！”“也不光是这样，那里的球队很缺人，我在北大当上了足球队队长。”萨法日尼谈起这段经历，眼睛亮了起来。看得出来，他很怀念那段校园时光。而谈起周恩来总理，萨法日尼立刻竖起大拇指，激动地说：“很崇拜，很敬仰周总理！”

萨法日尼至今还难忘周总理的教诲。在一次外交活动中，一位加拿大女士来给萨法日尼敬酒。没喝过茅台酒的萨法日尼，请服务员给他倒水，而给那位女士倒酒。“我装着喝了很多，直到第十杯，我笑了，告诉她我喝的是水。这位女士非常愤怒。周总理注意到了，他把我叫到一旁，给我上了一堂永远难忘的课。总理要我向这位女士道歉，并负责照顾她，因为她喝多了。”这件事情，让萨法日尼看到周总理的长者风范，事无巨细地关心别人。萨法日尼思索了半天，终于想起用“平易近人”这个词来形容周恩来。

学中文，参加上山下乡，都是萨法日尼在中国的难忘记忆。“一次去工厂参观，他们突然让我上台讲话，当时我就会说几句中文。我一开口‘师傅们！’大家便哄堂大笑，他们听成了‘媳妇们’。我羞得满面通红，一屁股坐下来就不讲了……”

### 阿拉法特把我留在中国

在中国，萨法日尼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宁和温暖，他决定留下来，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巴勒斯坦驻华大使。然而，事与愿违。1976年，阿拉法特将他先后派往老挝和朝鲜担任大使。“我不想来（中国）却非要我留下，



青年时期的萨法日尼



1969年，阿拉法特与萨法日尼在黎巴嫩合影

等我想留下，又要我离开。”

1991年，时任朝鲜大使的萨法日尼陪同阿拉法特出访。飞机计划穿越中国领空，前往哈萨克斯坦。正在睡觉的萨法日尼突然被人推醒：“是阿拉法特主席，他十分着急，一把将我拉进驾驶舱。‘戴上它，快说话！’‘你要我说什么呀？’‘听地面人员说些什么，就和他们说。’”原来，阿拉法特为节约时间，想直飞阿拉木图，而不是按照国际航线在北京停留后再飞。后来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样太危险，而且飞机马上没油了，阿拉法特才不得不同意在中国降落。”萨法日尼开始对着耳机大喊：“同志们，听得见吗？这是阿拉法特的专机，我们请求迫降！”

那一天，萨法日尼很激动，他的中文第一次派上了用场。深夜，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他们惊奇地发现，机场上密密麻麻全是迎接他们的人。阿拉法特问：“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来了？这大半夜的，又下大雪，中国人真热情呀！”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专程赶到机场接待了阿拉法特主席，从凌晨3点到上午8点，赵启正陪着阿拉法特畅谈了5个小时。萨法日尼兴致勃勃地当了两个人的翻译。

“离开前，阿拉法特自豪地对赵启正说，‘他是我的儿子，叫铁人，我看着他长大的。’这句话在萨法日尼心中激起

了幸福的浪花。就在那一天，阿拉法特决定：“铁人，你的汉语很好，又了解中国的情况，最适合做我们驻中国的大使。”萨法日尼听后惊喜万分，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担任巴勒斯坦驻华大使是我一生中最为引以为傲的荣誉。”

1992年夏天，萨法日尼向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递交了国书。“直到今天，我都记忆犹新。没有借助翻译，我直接和主席说起汉语，谈话结束时，杨尚昆主席握住我的手，对在场的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外交官！’”

### 要做当代“阿里巴巴”

转眼间，萨法日尼在中国已经生活了近40年。当初热情过头、“吓跑不少北京姑娘”的他，在北大校园找到了自己的爱人。“我妻子是个漂亮的老挝姑娘，第一次见面她喊我‘叔叔’，当时我才22岁，我赶快跑到理发馆剃掉了长长的胡须……”萨法日尼说，他们是唱着《映山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步步走进婚姻殿堂的。如今，他们养育的四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在北京读大学。

四十年间，每逢巴勒斯坦有重要活动，萨法日尼都会回去，几乎每年往返一趟。“1948年前我们是个大家族，在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土上生活得很安宁。

但现在，亲人都四散各处，移民到了不同的城市，有的几十年都见不到面。”

回顾10年的外交官生涯，萨法日尼最难忘的就是2000年，江泽民主席对巴勒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萨法日尼几十年来的企盼。“这次访问，中方提出了参观东耶路撒冷的要求，作为陪同人员，我也因此有机会来到以色列的占领区，和在占领区生活的亲人们团聚。我终于在自己的出生地海法，见到了纳赛尔城。天啊！当我坐在亲人们中间的时候，简直就像在做梦。这次回乡我在那里整整待了三天三夜，兴奋的泪水止不住地流。”

回来后不久，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萨法日尼坐不住了：“为什么不建立一个中阿合作论坛呢？22个阿拉伯国家太需要和中国合作了。”当年10月，萨法日尼的提议就变成了现实。

2002年，萨法日尼卸任大使后，成立了“阿拉伯信息中心”。他聘请了北大的两位教授，每天向22位阿拉伯国家的驻华大使和全世界180个阿拉伯语的媒体发送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文章。“这些都是我亲自挑选的有价值的信息，一字一句翻译出来，传达给世界。我的目标是做一个真正国际性的阿拉伯信息交流平台，让更多资源滚动利用起来。”

萨法日尼还帮助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商人寻找新的商业机会，增进双方的贸易合作。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贸易往来已经从1969年的不足2.3亿美元，发展到2005年的512.73亿美元。从一个战士到外交官，再到扮演中阿贸易之路上的“阿里巴巴”，萨法日尼深悟“交流产生价值”。

采访还未结束，一位中国商人已经等着和萨法日尼会面了。“来和老穆谈生意，他让我发现了阿拉伯国家的很多商机。”萨法日尼说，“我要做一个新‘阿里巴巴’，不光是为中阿经济牵线，而且要在中阿关系、贸易投资等方面，让信息交流起来，这比任何一个买卖更重要。”■

(编辑：刘畅 美编：张健伟)